

難忘的形影

逐工天猶未光，阮兜一樓的大門就予人輕輕仔攏開，閣好禮仔關予好勢，瞓佇三樓的我，共窗仔簾掀開，看著二兄一步一步行出大埕的形影。遠遠傳來引擎聲，予我心內燒烙燒烙，反一下身，閣繼續唔唔瞓，東爿的日頭當欲上山。

阮二兄加我十外歲，伊真疼惜我這個上細漢的小妹，伊是一個卡車司機，專門走車送柴祿予香菇場。二兄講透早出門較袂窒車，我定定聽伊講一寡走車拄著的心適代，予我足向望會當佇歇瞓日仔，綴伊去客戶遐遊山玩水。

是按怎我會遐爾仔數想欲綴二兄去迢迢？彼是因為聽二兄講，有一擺，伊半暝仔就出門，天猶閣貓霧仔光的時陣，伊已經駛到南投的山區，當欲過一座紅毛塗橋，山霧拄好一陣一陣罩倚來。

彼就奇囉？橋仔頭的雙爿邊，哪會有排規排的十八羅漢？頂禮拜經過遮，明明無羅漢啊！欸？毋著喔！霧霧中的羅漢，一身一身閣會振動呢！哎喲喂！敢會註死去拄著魔神仔？

二兄講，彼時陣伊規个人起交懷恂，這聲領頸仔生瘤——拄著矣，伊趕緊共車速放慢，吞一下仔喙瀾，目睭閣接接咧！好得佳哉！天色漸漸光，山霧沓沓仔散，四箍輾轉看會清楚矣，原來紅毛塗橋的雙爿邊，毋是十八羅漢，嘛毋是啥物魔神仔，是一隻閣一隻的猴山仔咧排隊啦！

聽二兄講甲有跤有手，阮是耳仔覆覆，又閣緊張又閣愛笑，二兄家已嘛笑甲流目油，彼个形影，到今我攏無共放袂記得，阮有約束，若是都合會拄好，二兄欲載我予猴山仔看。

毋過這個約束，永遠無可能實現矣，一擺無張無持的工安意外，害二兄失去伊青春寶貴的性命，這馬，二兄已經無佇咧矣，大卡車恬恬歇佇車埕無出聲，毋過我全款慣勢佇透早天袂光的時陣，掀開窗仔簾，數念二兄一步一步行出大埕的形影。